

庆祝法轮大法日 台湾府城游行传真相

【明慧网】二零一五年五月九日周末, 来自南台湾府城的感恩——台南部分法轮功学员四百多人在台南最繁荣热闹地区集会游行, 庆祝即将来临的“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”及大法弘传二十三周年, 感恩大法给他们带来的身心巨变, 传递着真、善、忍的美好, 与民众分享喜悦。

台南部分法轮功学员遊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, 庆祝活动由阵容庞大的天国乐团前导, 吸引了很多民众夹道欢迎。

庆祝活动由阵容庞大的天国乐团前导, 展开《转法轮》巨型模型, 学员们精神抖擞举着旗帜和横幅, 上面写着: “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”、“法轮大法好”、“真、善、忍”等, 美丽的仙女队手捧大莲花降凡献瑞、炼功队伍展示祥和五套功法, 喜气十足活泼亲切的腰鼓队压轴, 以及明慧



图: 庆祝活动, 学员们精神抖擞举着“法轮大法好”横幅, 传递着真、善、忍的美好, 与民众分享喜悦。

学校师生、可爱的小仙童等分发真相资料、纸莲花等多种形式欢庆节日。活动吸引了众多民众放慢脚步, 停下

来了解真相, 很多纯朴善良的市民更夹道欢迎。整个活动从上午十一点半持续到下午五点半结束。◇

【庆祝 513】新妈妈来我家

【明慧网】我出生在农村, 在我两岁的时候, 车祸使我们失去了妈妈。妈妈的离去, 使我们原本不富裕的家更加艰难。爸爸人很内向, 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苦。后来只要心里不痛快, 就喝酒来麻醉自己, 骂我们害他, 拖累他。

在我十一岁的时候, 新妈妈来到了我们家, 带来了一个新弟弟和我们一起生活。

新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。她对我们兄妹三人很好, 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, 但是我们对新弟弟比较排斥, 爸爸也不喜欢新弟弟, 这让新妈妈心里很不好受。但是新妈妈却一如既往的善待我们。新妈妈说: “因为我是大法弟子, 修的是‘真、善、忍’, 师父告诉我们要做到‘打不还手, 骂不还口’ [1], 与人为善, 做事要考虑别人受不受伤害。”



说: 新妈妈炼功之前人可厉害了, 是得理不让人的, 身体也不怎么好, 经常生病要吃药, 不能干重活, 农活很少干。现在炼功脾气好了, 身体也好了。你们的爸爸命真好。

我家有四十多亩地, 新妈妈任劳任怨, 去地里干完活又回来给我们做饭, 把我们几个孩子和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。她和亲戚们相处的也很融洽, 也经常上门探望我亲妈的父母, 说: “你们的女儿不在了, 就把我当

作你们的闺女吧。”村里人见了我们就说, 孩子们总算有了一个好妈妈。

我们之间也有矛盾, 但是新妈妈总是先考虑我们的感受, 发自内心的为我们着想。我们家因为有了新妈妈的勤俭持家, 没过几年就盖上了五间新房子, 村里人无不称赞新妈妈是一个过日子的好女人, 对孩子们又好, 这哪是继母啊!

爸爸现在也很少醉酒了, 能和我们说说笑笑了。我们很感谢大法, 是大法让我们全家人能和睦相处。姐姐走进了大法, 也开始按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标准来要求自己, 我也开始学师父的《转法轮》, 从书中我明白了好多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。

我真心希望人们都能够明白大法真相, 记住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, 生活就幸福快乐。◇

文/ 山西新大法弟子

注: 李洪志师父著作: 《转法轮》

《九评共产党》深入剖析了中共的欺骗、残暴、邪教本质, 引发了中国民众的觉醒, 纷纷退出中共的党、团、队组织自救。

2015 年 4 月, 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“三退” (退党、团、队) 的人数超过 2 亿人。天灭中共, 三退保命, 您退了吗?

遭劳教劳改等迫害 优秀老师要求复职

(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)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优秀老师汪礼迪修炼法轮功后甩掉了“药罐子”，身心健康，家庭和睦。在法轮功遭受迫害后，他二次被劳教迫害，一次被非法劳改，在劳教所、监狱遭受了种种非人迫害，二零零九年四月从监狱回家，门是锁的，妻儿失踪了，屋里灰尘很厚……被单位领导告知除名了，每月只有700元生活费，还有专人长期监视居住。

汪礼迪找到失踪的妻儿后，发现妻子患了“精神分裂症”，十四岁的儿子没有上过一天学，精神也不正常。为养活妻儿，为自己的清白，也为相关人员纠正对他的不公，汪礼迪要求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给他复职。

下面所附是汪礼迪给学校领导的复职申请，与他给法院写的申诉状：

附一：复职申请

我叫汪礼迪，是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老师。由于修炼法轮功遭到劳教和判刑迫害回家后，学院不让我继续上课，导致我的一切正常待遇都失去了。

不仅如此，曾一度失踪的妻儿找到并接回后，发现妻子患了“精神分裂症”，十四岁的儿子没有上过一天学，就把妻子送附属二院精神科治疗，把儿子留在我身边，我一边上班，一边抽时间教儿子文化。我先用六个月的时间，替他补习了小学六年的课程后，送儿子上初中学习。初一时，儿子两个学期都拿奖，成绩还算可以。我努力支撑着这个失而复得的家，在家里，丈夫、父亲、母亲、老师，都是我每天要扮好的角色，尽管很辛苦，但也充实。大家想一想，原来我是一个国家正式职工被强加降为一个临时工的待遇，成了“三无”人员，养活这三口人，其苦难程度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了。

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前，我是一名优秀教师，科室的骨干力量，工作怎样，有目共睹，有据可查，这里就不说了。那时的妻儿很正常，儿子非常聪明可爱，学什么会什么，如：玩滑板车、溜冰、骑自行车、篮

球、羽毛球、排球、足球，什么一学就会，还能背诗词，识字，写字，脑子很正常。妻子也一样，聪明，能干，理智，很有主见，头脑很正常。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幸福，健康，平安。

然而，法轮功遭到迫害后，我家的平静被彻底打破了。十七年来，我被非法关押到派出所、拘留所、戒毒所、劳教所、洗脑班、收容站、监狱等关押坏人的地方，长期高压虐待我，待我们比杀人犯还严酷。哪里劳动艰苦哪里就有法轮功学员，哪里劳动岗位危险哪里就有法轮功学员。

在武汉狮子山戒毒劳教所，我被逼迫高强度奴工生产，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，五点进车间劳动，晚上十一点才收工。一日三餐都在车间里，进餐半小时，每餐都吃不饱，上午、下午、晚上各上一次厕所，全部时间都是在车间干有毒的活，推黄色锡纸，即使是夏天窗户都是关着的，几百人挤在车间里，汗味、衣服的臭味、体味、有毒的锡纸味和粉尘，飘散在空气里，每天有任务，完不成任务，晚上收工后还要被以此为借口加夜班，或者受体罚，如：“架飞机”，“挖墙角”，站军姿，熬夜，挨打，“滴水观音”、吃“定心膜”，戴手铐，肋骨被打断几根，等等。作为法轮功学员的我，即使完成了任务，有时别人收工睡觉后，还被狱警找去谈话，有时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甚至到早晨出工，再继续出工干活。还有，冬天挑塘泥，挑大粪，挑水，下水泥，到砖厂做砖，出窑，刷花生，等等，都有定的高额任务，而真正的不炼法轮功的犯人却不干活，专门监视我，一般二到五个不等，他们的活都压给我们法轮功学员来完成，因此总是很难完成任务，总是被以此为理由挨打、挨骂、受各种各样的体罚。我曾一度被迫害得瘫痪，不能行走和站立。

在监狱里，我认真研究过中国的法律，详细的做了很多笔记，让我十分震惊的是：中国对法轮功的处理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，更没有什么法律可依来对我判刑。法轮功是被冤枉

的，我也是被冤枉的。到目前为止关于邪教认定最新的一个正式文件，公安部2000年颁布的《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公通字[2000]39号），宣布了十四种邪教，也没有敢列入法轮功。这一通知在2014年又公布一次，没做任何修改。至于说劳教，那更没有道理了，2014年已经被废除了。

因此，我没有违法，更没有犯罪。我被多次的关押，都是冤枉的；我被二次劳教，是冤枉的；我被一次劳改，也是被冤枉的。我家现在的遭遇，都是江泽民非法镇压法轮功造成的。我爱我的国家，我爱中华民族，我爱我的职业，我不是脑子有问题，故意与政府对着干。

我读大学五年，又进修深造过，编写过教材，我是单位医学影像系的开创者之一，自信有很好的教学能力，学生很喜欢听我讲的课，当年教务处也充分肯定过。我能这样，就是按照法轮功“真、善、忍”去做的，我从中受益多多。我想在三尺讲台上充分发挥我的能力，既能培养学生，又能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这个家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我不想把妻儿抛弃而推向社会。你们也是为人父母，我想你们能理解我的心情。

俗话说“路在人走，事在人为”，“人在做，天在看”。对法轮功问题采取和解立场才是明智的选择，是大势所趋，违背历史潮流将会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！为此，特申请恢复我的工作，恢复我的待遇，恢复我的名誉，还我清白。这不只是为了我，更是为了你们的良知和未来！

此致

申诉人：汪礼迪

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◇（节选）

